

觀壽陵、陵避諱而改也。東軒轅葬所，宋時，疊石而飾之也。前有白石，象爲火爆烈。壇之石欄，窮工極巧，殆鬼神所刻也！讀碑記，始知草創於祥符，潤飾於政和；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。此亦人君治平之久，狃於貪侈之心之所激也。福苟可求，則二帝三王，必先衆而爲之；福可求乎哉？大碑四：諺云：「萬人怨」者是也；而二碑廣二十有三尺，闊半之，厚四尺；屬巔高十有三尺，闊如之，厚四尺；龜跌十有八尺。二碑廣二十有四尺，闊半之，厚四尺；屬巔高十有八尺，闊十有六尺，厚四尺；龜跌十有九尺。一在城之外，一在城之內；無文字、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。陵曰壽陵者。誠何謂耶？入東門，飯噐之家。復西南馳，觀漢之魯諸陵大冢，四十餘所，石獸四，石人三；人胸臆間，篆刻不克盡識。有曰：「有漢安樂太守塵君彙冢者。」有曰：「府門之某者。」折而北，渡雩水，入大明禪院。觀達泉，水中石出，如伏龍怒鱗。寺碑云：「魯之泉宮也。薄暮，歸自稷門，望兩觀穹然，以少正卯奸雄，而七日之頃，談笑別去。則知舜誅四凶，使天下翕然服之，明矣！孰謂聖人而有兩心哉？後世如操，如懿，得全首領於牖下，不爲不幸矣！登泮宮臺，臺下之水，自西而南，深丈許，而無源。吁！僖公一諸侯，能興學養士如此。三詠采芹之章，而後下。其西靈光殿基也，破楚

斷瓦，觸目悲涼；而王延壽所謂：「俯仰顧盼，東西周章者，」今安在哉？壬子，復由縣城東北，行十里許，過桃落村，南望修隴，曼延不絕者，周之魯陵也。東南五里，達齋溝村，拜聖考齊國公墓，而林廣四十畝，墓前石刻：「甲辰、春、二月望、五十一世孫、元措立石；溢津高勳書。」溝水在林之東北，入於泗。其南、防山也；而山之東西峯五。禮云：「合葬於防」是也。林之北、東蒙路也。自西峯而南，謁顏子墓、石刻曰：「先師哀國公、大定、甲辰、三月、先聖五十代孫，承直郎、曲阜令、襲封袞聖公、孔總立石；太原王筠書。」墓前一石，僅二尺許。兩甲士背附而坐：一執斧；一執金吾。正北有小冢，不可攷。顏氏子孫二、房在少東上宋村。是日東南行，並戈山而西，由白村歷西魯元達東魯元，館房氏家。泗州公古具雞黍以待。古孔氏，堦氏、問之，不知其爲公孫、公西也。地多虎狼，牧者爲之懼，比曉，幸無所苦。癸丑、穿林麓而東，約六里許，達尼山，二峯隱隱在霄漢間，而中峯迴出，昔之所謂「穹其頂者」是也。廟庭廢雖久，而規模猶見。其西智源溪橋也。端南、即大成門。次北、大成殿也。其東、泗水侯殿。其西、沂水侯殿。大成之後，鄆國夫人殿也。其後、齋所也。西有齊國魯國之殿。齊國之東、而南向者，毓聖侯殿也。大成之東、齋廳也，

兵餘尙存焉！正北，中和壑也。廟之西南，觀川亭也。瓦礫中得一斷石，蓋前進士浮陽、劉燁、夾蘆辯也。或曰：「夾蘆、劉志其鄙俚，故辯止之。夾蘆峴，在尼山西，由亭之東，回旋而下，得坤靈洞，石角澌澌，不可入；族長云：「廟戶、管用、吉成，嘗持火曳繩而入，比三數丈，忽隙間有光，覩一室，口廣兩楹許，中橫石牀，石枕，皆天成也，而不可動，今五十年矣！以管與吉、幼而瘠，故可入也。」所言如此，洞名、劉燁之所刻也。因涉雩水，過顏母山下，觀文德林，以草木障翳，廟與聖井，無所見。尋舊路，復達魯元。飯已。西南瀕渴下而出，由桑家莊、歷峻山二十里，而近達四基山。遇兵士傅正、徐州人，導至鄒國公墓；墓在廟之東北，有泰山孫復碑；孔中丞立石。其西大塚七。正北墓差小，無從考之。南有寺，曰：「亞聖寺。一有碑，旁有古墓三。行四五里，過黃注村；又十里，由石經埠、正南少西、行二十里，達鄒縣。宴彭令之宅。四月、甲寅朔、飯後，出南門，二十五里許，達嶧山循山之西北，絕澗亂石如屋。既而遇道者李志端、爲之前導。復西北行，遊太湖懸鐘二洞。東南行，入燕子巖。僕以病足，與德華巖下坐，待諸君之還。哺時，子中輩踵至。國祥且示嶧山圖蠟紙。按圖指顧，若仙橋之鉅石，七真之西軒。下瞰紀侯之重城，漢相之故冢

。一如眼底。如玉女峯，千佛塔，尤好奇絕。所至流泉修竹，雜花名果，殆若屏面而容縷數
哉？逼夕陽下山，迤邐由西北而進，達於縣之南關。報孟氏諸孫，迎於道左，即造鄒國公廟
庭；奠已，入縣，復宴於舊館，縣父老請見爲歡，飲竟夕。乙卯、出西門、北行十里，入岡
山寺。孟氏諸孫，復携酒至，由竹徑渡橫橋，休於寺之靜室，良久。出山，東北行二十五里
，達馬鞍山，謁孟母墓。北行十五里，達趙氏莊，飯孔族家。又十里許，達於魯城之南、登
郊臺；臺東西五十八步，南北四十步。魯之臺，可見者三：是臺，與泮宮臺，莊公臺也。不
知書雲物者，何所也？容攷之。北涉雩水，由竹徑登浮香亭；亭以梅得名。少北一石穴。茶
泉也。亦竹溪書而不名。緬想前輩風度，又有足敬也。丙辰、曲阜官佐至，以私忌，不敢飲
。丁巳、將訪矍相圃，會功叔遣其子治，同諸官佐，具酒饌，復至，不果。時功叔抱樂正子
之疾。戊午、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，圃在歸德門裏，道側，積土隱起草中，或其所
也。臺、泰和四年、七月六日，故人夢得之所築也。竊有感于懷，夢得元措字也。是夕、孔
族設祖席於齋廳。己未。辭先聖于杏壇之下；族長德剛，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。國祥、暨德
剛之子立之，護主兗州西。嗚呼！讀聖人之書，遊聖人之里，幸之幸者也。然有位者，多以

事奪；而無位者，或苦力之不足也。况以豐鎬之西，望鄒魯之遠，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，何異焉！流離頓挫中，有今日之遇。伯達既繪為圖，且屬僕記之，敢以衰朽辭，勉強應命，將告未知者。是歲四月五日，紫陽楊與記。素王紀事

題東遊記後

紫陽先生東遊記，記涿泗之迹也。讀之，神明之觀參於前，竦然不覺起敬。教諭國祥王先生，侵諸梓，願惠來遊者。且曰：「記所見者，迹也。觀聖賢之迹，探聖賢之道，則在乎人焉耳！」儼曰：「道即吾性，而由外乎哉？雖然，迹不取，則道入其人。」國祥曰：「先生之意將在此。」按先生諱與，字煥然，姓楊氏，乾之牽大人，居國公二十世孫，紫陽其號也。至元乙酉，陳儼跋。

曲阜孔世德，攜紫陽先生東遊記，來番。予謂南士多未之見也。勉之再行刻，用廣其傳；且俾郡士稍加讎正。繼今披圖，覽閱三域，只在采几間，豈非學者之大幸歟？時至治壬戌五月既望。通議大夫，饒州路總管，兼管內勸農事，儼臺、清泉，段廷書。

聖人、天也。坐井觀天，固且曰大小矣！况以管窺乎？生長南陔，距聖人之居，若此其遠也。大哉之道，洋洋乎發育萬物，絪縕于天。乃僅於遺編想像而形容。噫！亦陋矣！僕曩聞之，全齋萬侯云：「紫陽楊先生，託交參政，商公挺夢卿甚密，既又待還山大全集觀之。知與淳南王先生為行輩，往來講貫，經義精深。作文特餘事耳！每漸舉場未放，欲彷彿二先生之真學而未能，北石浩世德，聖人五十二代孫之象賢者也。由曲阜歷淮浙，抵饒，朝夕討論；因示所刊東遊記，驚言過望，辟我及聞。而萬侯之錫，履齋劉君，復出善本，清泉段侯，嘉惠南士，仍與板行，命僕校讎，并敘其概。往歲上曉王斗山尊習，亦嘗有述，然不如茲記之詳。且時寓微意其間。繼今讀之，神明之觀參於前，竦然不覺起敬，信非誣矣！聖人所以則天之大，豈必有待躬造魯域而後見也。至治二年，壬戌、五月、辛卯、番易後學環次淵謹識。

鄆國夫人殿記

祀天而不祀地，祭日而不祭月，是豈禮也哉？况聖人之教，始於夫婦，達於天下。不爾，父子、君臣、上下、泯矣！前廟後寢，三代之定制。而吾夫子之祀，本用王者事。闕里之舊有鄆國夫人殿，久矣！由唐宋降及於金，號稱尤盛。貞祐之亂，掃地無餘；故老彷彿，莫不痛心。東平行臺嚴公忠濟，仰體朝廷尊師重道之意，以興廢補弊爲所務，經始於己酉八月，落成於壬子之七月。先是夫人之神座，生木芍藥一本，見者異之；明年，修廟之令下，適造舟者，犯我林廟，伐我民冢，珍材堆積如阜。聞公之至，盡委而去。乃命參佐王玉汝，監修官兼攝祀事孔柄，召匠計之。僉曰：「構正位，則不足，營寢宮，則有餘。」衆志既協，遂訖茲役。花之祥、驗矣！而工食塗飾之費不論也。夫神怪之不語，固然；而有開必先之說，如之何其廢之也。夫人姓并官氏，宋女也。泗水侯鯉、息也。沂水侯伋，息之子也。先聖之爲中都宰，爲大司寇，攝行相事，夫人不以爲泰。畏於匡，拔樹於宋，削跡於衛，絕糧於陳，蔡；夫人不以爲否。窮通出處，無一而不預。所以血食者，其斯乎！彼湘水之娥皇，郃成之姜嫄，祠宇之顯者也。擬諸鄉邑，子孫，每四仲之月，肅三獻之禮，歷千萬世而下，弗絕者，不有則矣乎？噫！當崇奉者，聖人之功也。當踐履者，聖人之道也。苟知其功，而不知其

道，則與事淫祠野廟等矣！吾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！孰謂聖人安之耶！尙來者無忽。文類

雷修嶽雲宮記 此記得於王平川

天下形勢之重，莫重於河陽、孟州，附邑懷、洛、咽、頤之地；南通湖襄，北抵燕薊；出入往來，未有不由於此。擊舟鼓楫，喘息靡暇。承平日，坐挾府庫倉庾之饒，而猶病諸。戰鬪三十載，館舍灰燼，閭巷荆棘。雖智者，亦無及矣！介乎兩州之間，宮曰嶽雲。太行、王屋，堆藍擁翠，又極一方形勢之選。五六月，漲水瀾漫，藕花菰葉，動搖於空濛晃漾中，閭風玄圃，徒費丹青。途之人，望而歸之，不翅其家。饑者則思飫；渴者則思飲；止者則思寧。其棲神汎然應之，未聞拒人以色。余竊憐漕臺，歲受約束於燕，嘗假榻以溷；執事詰所以爲？教曰：「今之全真也。以水譬之，重陽發其源，丹陽長春廣其流，衍其派。譚、劉、王、郝，猶流派之有江河，其歸一也。詰宮之自，曰：「長春初年游秦，載騰靈嵩。揭庵之名，庶幾混跡市塵，不忘平雲山之勝。歲壬子，嗣教真人常大宗師。進恩例，故因庵而更爲宮。」其始未如之何？曰：「登州、蘇公，范陽、許公，金臺，宋公，草創之；秦和興定時事。迨國朝棲神子出，修飾而潤色之。棲神、諱志祐，姓王氏，林慮人。其至也以乙未，其升也以

己亥，壽八十有八。具李翰林陽臺宮碑，繼之者，包公志安也。」其取與如之何？曰：「野人義以取之，義以與之，而無親疏富貴之與貧賤也。然而歲計出入之用，綽綽而無匱。比之世人，亦無憂勞迫其身，困其慮也。」或笑於其旁曰：「學仙者！玄虛以爲本，清淨以爲宗，獨不憚煩之甚？」余曰：「不然！夫仙也者，各適其適也。至於登明備良，垂拱巖廊，九重之仙也。言聽諫從，官師承式，卿相之仙也。海波四澄，羽檄不飛，將校之仙也。草翳訟庭，鈴索聲沈，守令之仙也。至於負販之兒，星行露宿，東交西易，而畏途之禍不聞；耕稼之叟，風雨以時，高廩參差，莫飢家離鄉之爲憂；搢紳先生，鈎軒橫几，重編疊簡，得以講明唐虞姬孔之懿訓，君臣父子之大義，是亦仙矣！况方外之士，居不聯平里社，齒不沾平版籍；無轉輸征戍之勞，無頭會箕斂之迫；道之精微玄妙，靡不洞貫；而陶陶然以盡天年，孰謂非仙也乎？且道不遠於人，亦由學而可入。所謂絕學無憂，戒其蕩而弗返。向見棲神之徒，香火之際，研精語易者，十常四五。客堅謝之，仰止高山，撫襟興慨，作迎雲送雲詩二章。遺志辭、志雲。其辭曰：「海濤紅兮晨露晞，岳隆隆兮雲飛飛；款幽扁兮如期，百年開闔兮窗與扉。城郭良是兮人已非。夕日慘淡兮行路稀。雲趨岳兮知歸。回舟兮箭激；沙鳥兮忘

機。邀故山兮千里，悵夙心獨違。」

序

正統八例總序

嗚呼！正統之說，遍天下後世，甚矣！恨其說不出乎孔孟之前，得以滋蔓纒漫，而不知翦遏也。通古今考之，既不以逆取爲嫌。而又以世系土地爲之重。其正乎？後之逆取而不憚者，陸賈之說唱之，莽、操祖而誨之也。不曰：「予有慚德。」不曰，「武未盡善也。」以湯武之順天應人，而猶以爲未足，况爾耶！以世系言：則禹、湯，文、武，與桀、紂、幽、厲並矣！不曰：「賊仁者、謂之賊，賊義者、謂之殘；殘賊之人，謂之一夫。」而容並之。以土地言：則秦之滅六國，晉之平吳，隋之平陳，符秦之窺何梁、魏，周齊之交爭不息者；所激也。不曰：「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國；以德行仁者主，王不待大；湯之七十里，文王之百里。」以王道爲正也。王道之所在，正統之所在也。不然、使叛者不順其始，守者不慎其終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慾，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！其爲禍、可勝計耶？是以矯諸儒之曲說，徵歷代之行事。蔽以一言，總爲八例。曰得；曰傳；曰衰；曰復；曰與；曰陷；

曰絕；曰歸。孰爲得？若帝攀而後陶唐氏得之；夏殷絕而湯武得之；是也。以秦隋而始年，必書曰「得、」何也？庶幾乎令其後也。未見其甚而絕之、私也。見其甚而不絕、亦私也。一世而得，再世而傳、固也。武德貞觀之事，既書高祖曰得。繼之曰太宗得之、何也？原其心也；其心如之何？謂我之功也。功著矣！奪嫡之罪，其能掩乎？而曰傳者，誕也。悲夫！其化之兵未洗，靈武之號又建。啓之不正，習亂宜然。是故君子惜之，此變例之一也。孰爲傳？曰：一堯而舜，舜而禹，禹而啓。周之成康之類、是也。曰衰者何？如如周道衰於幽厲，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。曰復者何？如少康之布德；太甲之思庸；宣王之修明文武之功之類、是也。晉惠、中宗，則異於是；所謂反正者也。故附見之。此蔣父之論也。惠帝既復，而奪之何也？咎其爲賈后所制，至廢其子，以成中外之亂，德之不剛也。德之不剛，君道失矣！猶中宗改號，而韋后與政，使武氏之燼，復然也。曰與者何？存之之謂也。有必當與者，有不得與者。昭烈帝室之胄，卒續漢祀，必當與者也。晉之武帝，元魏之孝文，不得不與者也。昭烈進，魏其黜乎？曰莽操之惡均。卻莽而納操，誠何心哉？黨魏媚晉，陳壽不足責也。而曰不取於漢，取於羣盜之手，其將篡乎？魏晉而下，訖於梁陳；狃於篡弒，若有成約

。今日爲公，爲相，明日進爵而王矣！今日求九錫，明日加天子冕旒，稱警蹕矣！今日僭皇帝位，降其君爲王爲公，明日害之，而臨於朝堂矣！吁！一出乎爾者，反乎爾。一其亦弗思矣乎？史則書之受禪；先儒則目爲正統。訓也哉？曰：「晉不以爲得者何？斥其攘魏也。斥而與之何也？順生順，逆生逆，天也。天之所假，能廢之哉？曰：「後乎此者，不得與斯，何也？惡之也。何惡之、惡其長亂也。不然，亂臣賊子，曷時而已乎？公羊曰：「錄內而畧外。」舍劉宋、取元魏，何也？痛諸夏之無主也。大明之日，荒淫殘忍，抑甚矣！中國而用夷禮，則夷之；夷而進於中國，則中國之也。且蕭宗掃清鉅盜，迴軫京闕。不曰：「復、」而曰：「與、」何也？暴其自立也。五代而與明宗、柴、郭何也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。「願天早生聖人」是也。周祖以其厚民而約己也。世宗不死，禮樂庶乎可興。奈何不假之年，而使格天之業，殞於垂成也。曰「陷」者何？夏之有窮浞；漢之有諸呂、新室；晉之永嘉之禍；唐之武、韋、安、史、巢、溫之僭叛，是也。始皇十年，而從陷例，何也，曰：置秦於大亂不道者，始皇也。誘始皇於大亂不道者，李斯也。人主之職，在論一相，是年也，斯之復相之年也。惡惡者疾，故揭爲不哲之鑑，以著輔相之重也。曰：景帝卽位之初，明帝之

永平八年，而書陷者何？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。短通喪者，滅天性也。啓異端者，亂天常之。雖出承平之令主，而不正其失。何以嚴後世之戒？曰：「絕」者、自絕之也。桀紂胡亥也類、是也。曰「歸」者、何？以唐虞雖有丹朱、商均，而謳歌、訟獄，歸於舜禹。桀紂在上，而天下臣民之心，歸於湯文矣！曰「漢之建安十三年，繫之劉備、何也？」以當陽之役也。夫我不絕於民，民其絕我乎？詩之皇矣！乃眷西顧，求民之莫，斯其旨也。商周之交，紂德爾耳！悠悠上天，不忍孤民之望，亟求所以安之。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。曰歸，或附之以陷、何也？示無二君也。政問唐虞之禪，夏后殷周之繼，存而不論，何也？曰：「聖人筆削之矣！起於周敬王之癸亥、何也？曰：「痛聖人既歿，微言之不聞也。而周之世，書秦之事，何也？著其漸也。秦之叛僭不能制，則周之弱見矣！秦人承三代之餘，混疆宇而一之，師心自恣，絕滅先王典禮，而專任執法之吏；厲階既作，流毒不已！嗚呼！王道之不明，賞罰之不修。久矣！然則發天理之誠，律人情之僞，舍是孰先焉？曰：「通載者、二帝、三王，致治之成法；桀紂幽厲致亂之已事也。曰：「通議者。秦、漢、六朝、隋、唐、五季，所以興亡之實跡也。因以仰述編年之例，具錄而無遺；索其梗概，不過善可以爲訓，

惡可以爲戒而已！前哲之旨，果中於理所取也、敢強爲之可否。苟有外於理所去也、必補之以鄙見者，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。而忍肆爲斬絕不根之論，徒涉於乖戾耶！蓋得失不爾、則不著；善惡不爾、則不分；勸戒不爾、則不明。雖縣歷百千世、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！卓然願治之君，苟察斯言、而不以人廢；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，塞功利之源；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，可坐而致。其爲元元之幸，不厚矣乎！文類

書

與姚公茂書

奐頓首復：別四五年，思渴之甚，所欲言者，不一也。握手未期，此懷可知。子善至、得書，審玉眷佳裕，且知北還，喜甚！去歲、子善云：「新築祠堂，而石室在正位。」不知何所據。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，亦云在北架。似不安也。且宗廟：五廟、七廟、而已！雖有成言，所以作室次第，於經則無所見。朱文公、後宋人也。建炎南渡、廟社之禮一蕩。就有故老，或鬱鬱下僚，無所見於世。此說在中庸或問中畧見之。所可信者，止是昭穆位次；於神主、於石室、皆不及也。家禮所載神主樣式，亦非。奐三十時、入汴梁、得宮室廟舍法度，於

一故老處。又五年、因秋比、以生徒之衆，寓長安慈恩寺。有僧曰：「了遷」者，乘暇請觀寺之西南社、相公讀書堂。奐一見、知其爲家廟也。其廟制、如世之所謂吳殿也。凡石室、並在西壁，高與人胸臆齊；其僧猶以爲藏書龕。既而來洛，下於楊正卿家。閱稽古編文，信乎！其爲社祁公之家廟也。文粹、韓文、溫公集、多有家廟碑；止說三室、四室。或云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室。又有云東室者，亦不載石室方位之所在。夫禮也者、制度名教之所寓也。不有所據、必有所見。文公所述、未見其所據。當以奐之所目覩者，爲廟之定制。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。所以異者、名教也。今汴梁太廟法度，敝家具具有圖說。自己亥春、定課時、有告隱匿官粟者，親倉檢視；而倉、即太廟也；因得考其制度焉！石室在西壁。正殿凡二十五間，始祖室、三間，內附祧廟、神王五位；其石室皆在西壁，而近南牖。世祖二間，內附肅宗一位；穆宗二間，內附康宗一位。太祖已下，至宣宗、各二間，係八室，計一十六間；其神王石室並在西壁。東西夾室，各一間。凡有神王處，每一間、門一、牖一，門在左，牖在右；已上共二十五間。近有客曰：「毛止卿、至自保州，曾爲先廟太祝。談舊禮、如在目前。」是日、坐客甚衆，談竟。奐問之曰：「如公所言，其行禮時，將在秋冬，而不及

春夏也。客問何以知之？與曰：「以公止見虎席，故知其在秋冬也。若春夏，則以桃枝。桃枝、竹也。客曰：『適在冬耳！』」與又問公之行禮，將屬時享，而不及禘祫。客問何以知之？與曰：「禘祫，則太祖神主，位於墀下而東向焉。而昭在於北，南向之；穆在於南，而北向之。公所言，而曰：『太祖神主在門之內，南向焉，一故知不及禘祫也。客謝未嘗及禘祫，吁！此定禮也。患不素考耳！是與非，吾友訂之，恐不宜襲家禮之誤也！」書、非細事也。古之聖賢，未嘗敢自作古。所謂神主之說，容面告焉！文類

跋

跋趙太常擬試賦藁後

金大定中，君臣上下，以淳德相尚。學校自京師達於郡國，專事經術教養。故士大夫之學，少華而多實。明昌以後，朝野無事，侈靡成風，喜歌詩；故士大夫之學，多華而少實。上病其然也！當泰和丙寅，春三月，二十五日，萬寧宮試貢士，總兩科，無慮千二百輩。上躬命賦題曰：「日合大統。」侍臣初甚難之，而太常卿北京趙公，適允御前讀卷官，獨以謂不難。即日奏，賦、議乃定。既而中選者，纔二十有八人。僕時甫冠，獲試廷下，而席屋偶居

前列。朝隙聞異香出殿樞間，一紫衣人顧予起，問題之難易，及氏名，里貫、年齒、而去。少頃，相慶曰：「適駕至矣！」薄暮出宮，傳以爲希遇；嘗退而志之。後四十五年，僕以河南漕長告老於燕。過太常之孫承祖家。得所擬賦，感念存沒，不能不惘然爲叙其末；并以舊詩歸之。所謂「月淡長楊曉色清，天題飛下寂無聲；南山霧豹文章在，北海雲鵬羽翼成。玉檻玲瓏紅露重，金鑪縹緲翠煙輕；誰言夜半曾前席，白日君王問賈生。」者，是詩、少作也。無可取，以其紀一時之事，庶附趙氏家傳，或見於後世云。文類

祭文

祭國信使王宣撫文

維、歲次癸卯，四月、丁未朔、二十有一日、丁卯，某官、某，謹具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使王公之靈。嗚呼！兩軍之間，零丁數騎。江湖十年，風霜萬里。不知其幾往幾來，而卒至於此乎！人主察其深誠，天下仰其大義；鬼神錄其陰功，簡策炳其高議。然事之濟與否也，非智力之不周，或期運之未至。不然、以公之行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，載信書於萬世。而使干戈相尋，膏血塗地，猶執迷而不已。我公初年，委身烈祖；千載一

時，雲龍風虎。蔡城既下，楚茅不來；殺氣盤礴，吞江噉淮。義膽披露，上心亦回；使星南飛，逆車擁路。歡動牛斗，歎其來暮；應對款曲，不武不怒。殷鑑弗遠，請視金夏；剖析利害，畧無假借。我不彼欺，彼不我詐；宴勞稠疊，朝繼以夜。歸奏龍庭，尹相交俞；慮後參差，或懷異圖。公爲國許，人爲公憂；蛟鱷之淵，而堪再投。公獨坦然，汝無我尤；我君我相，寧不我謀。丁酉之冬，公過陽平；贈我雄篇，出言甚誠。兩國好合，賴子以成；子才子名，搖動江城。適有家累，莫果其行。公實我知，我自不能。此所以含辛茹酸，媿負於冥冥也。嗚呼！哀哉！頃聞使車，淹留沔陽；忽報江陵，坐易星霜。宵夢飛飛，不知在牀；玉溪東館，金碧煒煌。恍然門開，棘園堵牆；太山既裂，始知不祥。幾年金節，炤耀南荒；一日漆棺，歸來朔方。將大限之難逃，抑生靈之禍未央。顧公之室，豈無橐裝；千金一揮，廩無見糧。賓客蕭條，路人慘傷。嗚呼！哀哉！我生後公，仕及同時。人之於公，其孰不知。我之知公，獨與世而背馳。陸公何人，屈趙佗而朝漢闕；終軍孺子，携長纓而羈南越。無以成敗，輒生予奪。公之清衷，遐舉高名。大節可以撼天壤，摩日月。而素志未酬，徒齎恨於九原。此予所以撫地太慟，繼之以血也！嗚呼！哀哉！尙享！文類